

生活故事

非不能实不为也

■周彭庚 文

吃完晚饭,我像平时一样,拿出购物清单,让儿子替我在网上购买。

在一旁做作业的孙女突然问道:“爷爷,你以前的学习真的很好吗?”“那当然啦。”这是我挺自豪的事,自上学开始,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年级前茅。大约是高高兴吧,竟没听出她问话中“真的”二字是否有其他含义。

“你的脑子还像过去一样聪明吗?”“没有退化多少。”因猜不透她问这句话的目的,我谦虚了一下。说真的,虽过古稀,但脑子还真没像人们常说的有多少“退化”,每天读读书,看看报,想想事,感到还灵光;遇事口述笔录,层次有序,不颠三倒四;见事有感而评,条理尚清,不含糊混淆。别人所托之事,尽力如期完成;自己想干之事,千方百计做好。凡事不纠结,一笑了之,不沉湎费神。远事历历现眼前,不张冠李戴,不

絮絮叨叨,喋喋不休;近事件件说得清,不丢三落四,重复颠倒。虽有提笔忘字、见人忘名、约会忘时、哼曲忘词的现象,也只是偶尔。如此,何退之有?

“那你电脑、手机怎么学不好呢?”——好家伙!我尚未来得及解释,她的第三个问题就来了,直接、明确,与前两句转了个大弯,极显层层设伏,“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”的功力,竟把我引入“伏击圈”,“将”了我一军,真是后生可畏,当刮目相看啊!

“我看也是‘非不能也,实不为也’吧。”这句话是以往我“赠送”给她的,想不到她今天回赠给我了。

不过细想想,她说得还是够准的。我没学好手机、电脑,不一定是知识储备不够,接受能力不强,脑力、体力弱,环境条件差,而是输在不想为、不敢为、不愿为的“怕、赖、懒”上。

记得买第一部手机,我选的是“翻盖”式的,怕直板式的,一个个按键凸

在机外,磕磕碰碰,岂不要乱套?现在想想,真是杞人忧天式的“怕”,设计师们会设计出如此浑身毛病的产品吗?

还有,去银行取钱,宁可等候几小时,也不用自助机,被逼无奈时,也一定要在大厅里的ATM机上操作,怕银行卡被吞了,可以随时获得帮助;更不敢存钱,怕钱到不了自己的账户上。这是不了解新技术、新设备有足够保障的眼光狭窄的“怕”。

电脑、手机,那么多的按键,还有数字文字,我怕“驾驭”不了它。这是缺乏自信的“怕”。几乎一夜之间,涌现的新东西代替了旧东西,对被淘汰的,不免留恋;对新玩意儿,总隔着一层膜,这是跟不上时代的“怕”。这怕那怕,自然缺了热情和激情、信心和恒心。

至于“赖”呢,是依赖,也许我的运气好吧,周围都是好人。在单位时,有小青年们;回到社区,有居委干部和志愿者们;家里有儿子媳妇和孙女,他们都很乐意为我“代劳”,只要找到他们,手机、电脑上的事,一句话就帮我搞定,根本无须我费神费脑。由此,惰性日渐增长。

“懒”,则是由“赖”而来,既有他人代

劳,自己不用费神,好学之心也就松懈了。古人云:“一鼓作气,再而衰,三而竭。”看似“次数”决定成败,实质是“心态”。心“欲”则不能也“能”,心“懈”则能也不能。“懈”则“衰”,“衰”岂能成!

孙女的话,给了我一帖清醒剂。她都相信我“能”,我为什么要否定自己呢?由此,我沉下心,钻进去,发现别有一番天地。

把玩电脑、手机,就好比游览规模宏大的园林。只是在门外转悠,倍感神秘,犹如雾里看花,水中望月,云遮雾绕,迷蒙飘忽,花里胡哨;又似路横径斜,碎石铺路,树木挡道,野草覆盖,举步维艰。然而大着胆迈进门里,会有豁然开朗之感。虽然门洞甚多,但标牌清晰,不会进错门;虽然曲径通幽,但提示文字扼要明确,极少会走错路;虽然花儿朵朵,嫩叶环绕,让观者眼花缭乱,但只要看准想摘之花朵,心无旁骛,眼疾手快,就能准确按住。至若想迈进殿堂,观无穷之幻化,考无尽之奥妙,甚至探究花园结构布局等深层次的东西,那是专业人员的事了。像我等只想走马观花之人,有此足够

了。由此看来,电脑、手机,其实是“高科技”遮盖下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“手工”技艺。只要看清屏幕,依据提示,对准按键,依样画葫芦,“稳、准、轻”地触摸,就可大功告成。

以往之所以感到“难”,除了“怕”,一些年轻人快速连续按键,让我们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,也增添了神秘感。还有,我们这代人,崇奉“知其然”,也要“知其所以然”,那难度就陡然多了,其实,于我们,浅尝一瓢之人,“知其然”就够了。这是抓主要矛盾,应眼下急用之需,解徘徊“门外”之窘的临时对策。如有闲暇、精力,深学细究,那当然更好。

前日去医院,门口的防疫人员,看我一白发之人,依据经验,指引我去用身份证登记。我掏出手机,麻利地点开,把行程码、健康码给他看过,就长驱直入,免了兜兜转转。挂号收费处前,好几支队伍弯弯曲曲,我微微一笑,径直直到自助机前,三两下,就大功告成。我感到,学用新工具,并不难,使用新工具,真爽!

不由暗暗感谢孙女的“激将”,与对我的“非不能”的信任。

岁月悠悠

高温季忆高温茶

■陈茂生 文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每到五月末,行人还需要一件便装抵御微凉春风时,在厂里上班穿一件工作服的已在渗着汗水了。眼瞅高温季节临近,大家关心“今年发啥高温茶”。

那时的厂房环境与生产设备远谈不上自动化、机械化,“做生活”以体力劳动为主。尤其高温季节,上班一身汗,下班一身“霜”。工作服上都是汗渍结成的盐花,那股味儿当然就不敢恭维了。所以每年高温季节前都要发茶叶,意在以茶解暑补充水分,表达对职工身体健康的关切之意。

那时,全场老少都能领到一包一斤装茶叶,塑料袋上还有“黄山炒青”四个字,但无生产厂家、保质期等信息。那时的人们要求不高,不求消食化痰、生津止渴、降火明目,只要清热解暑、口味醇厚、耐喝经泡即可。关键是无职务差别,从厂长到门房间看门的人手一份,所以也无齟齬。无论这算防暑降温还是劳动保护,对职工而言发到手里的最实在,急忙找个空档时间,放到更衣箱里的人造草包里,下班后一包鼓鼓囊囊拎回家。不管家里人如何调侃“这包茶叶像梅干菜”,仍乐呵呵地说“厂里发的”,脸上上总是有光。

高温季节,茶水不易凉。干活间隙,一口温度适中的茶水,很是惬意,因此也就有了不少趣闻闲谈。当时车间门口通常有两个保温桶,光顾那桶冷饮水的多是年轻人,而另一桶开水是专门让中老年职工泡茶续水的。通常刚上班机器预热时会泡杯“高温茶”,等忙了一个时辰

正是茶酃味浓,茶温正好之际,浅尝一口,齿颊微涩。此时要来点小牢骚方显得“老法师”风度:“阿拉学生意辰光,上班先帮师傅茶泡好,现在……”摇摇头,继续干活。

当然也有捣蛋的,瞅个空档将藏于隐秘处的茶杯里的茶水倒干,等到老法师端着一杯滚烫的茶水“发飙”:“这是谁干的,哪个赤佬!”

边上几个小青工积极规劝:“是不好,藏在工具箱后面哪能还被偷喝掉?不如放点滑肠药,谁肚子痛就是谁干的。”那位老法师点点头但转念就大吼一声“怎么晓得我藏在……就是你们干的!”那几个一哄而散。

在工厂,彼此之间关系简单。关系不论远近,你的茶杯极我的茶杯在一堆,少有顾忌,也有姑娘小伙以一杯高温茶传情结为连理的。

高温茶质量其实真不错。那年初秋,我被派往江西学习一段时间,临行时母亲往行李里塞了一包“高温茶”。在赣南很多个傍晚,来自各地的同学轮流用家乡茶叶沏茶聊天,高温茶也惶惶当了一次主角,大伙都喝得津津有味,聊得酣畅痛快。回想起来,如今“不可一日无茶”的习惯,就是从喝高温茶开始的。

泡茶用茶缸,那时过个把年会发一套印着“抓革命 促生产”“安全生产”和某某厂字样的搪瓷碗具和茶缸。所以,磕磕碰碰不算事,随便送人不心痛,而茶垢越厚越象征身份和资历。如今在嘉定的“上海搪瓷博物馆”、浦东三林“搪瓷缸展览室”,还看到林林总总的搪瓷缸、碗盆。“高温茶”,一个被时代遗忘的名词,酝酿了几代工厂人的苦夏记忆与醇厚回味。

诗抒胸臆

拂水山庄赏花兼感柳如是

■马如

莫影花中最好枝,
人花两谢转身时。
缘来新蝶同翻舞,
缘去轻舟长别离。

柳下江南芳草梦,
湖中山色故人眉。
近接茶白曾悼玉,
护院桃绯今待谁。



水光潋滟晴方好 ■罗倩

意犹未尽

故乡的老屋

■姚俊 文

故乡的老屋,是几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农舍,坐北朝南,青瓦砖墙,桐油门窗。靠西头的三间虽然有些低矮,倒是全木结构,每一根柱子与大梁的结合部,由榫头和榫槽连接,不曾使用一根钉子。

屋子开间不大,却是冬暖夏凉,站在屋内,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杉木清香,正间一角,保留有一座“二眼”土灶头,笔直的烟囱缓缓攀上屋顶,曾日日升腾袅袅炊烟。

老屋四周被围成一个狭长的院子,墙根处堆放着几口旧时便留下来的大口水缸;藤蔓缠绕的冬青树,倔强地年年抽出绿枝,发出新芽;父辈当年种下的几株“黄岩”橘子树,绝大部分都已“老”去,存活下来的倒也长得枝繁叶茂,坠落的桔子,亲吻着大地,又化作了春泥。

门前还有一口老井,揭开井盖,井水清澈见底,水面平静如镜,镜中是湛蓝的天空和飘浮的白云。这井中倒影,是老屋一道最美、最别致的风景。

老屋是父辈耗尽心力的杰作,是父母于1968年在祖屋的基础上翻建

而成。在我记事时,祖屋与堂伯、堂叔家紧挨在一起,走廊、院子都属公共区域,多家合用。由于常年失修,祖屋鱼鳞瓦沟长满了青苔,门窗破败,泥墙脱落,“梅雨”季节时最最难熬,床头、橱柜、八仙桌旁到处摆满大小不一的接水的盛器,祖屋实在呆不下去了。

当年,父亲只是上海一家棉布店的普通职员,盖房需要筹措一大笔资金,这在贫穷落后的那个年代,是多么的不容易。父亲节衣缩食,每月将微薄的工资“三七开”,“小头”留作养家糊口,“大头”全部积攒起来用作老屋改造。母亲在家一边操持家务,一边下地劳作挣“工分”。

建房需要添置大量的建筑物资,母亲得腾出手来去采购办理。在农村购木料、搬砖块、运沙石这样的体力活,一般都得依靠男劳力。为了节省用度,母亲常常把自己顶上去,手拉肩扛去搬运,由于体力不支,好几次摔倒在运石的路上。早日建好一个属于自己的窝,成了母亲心头一件堪比天大的事。母亲像春燕衔泥一样,早出晚归,通过一点一点,不断累积,最终在亲戚邻居相互“盘工”之下,备齐了建房所需的各种材料。

经过长达一年半时间的筹措施工,父母用心血支起了一个全新的家。次年春日,父亲从上海借回来了一个照相机,平日从没有照相习惯的母亲,兴冲冲在屋前院子里照了张相,还不停地对着我们絮叨: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。”

正是在母亲眼里的这个自家“窝”里,父母先后把我们兄弟俩从衣衫褴褛的农村娃娃,培养成才。1978年12月,正值青春年华的我,从这里踏上征程,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舟桥特种部队的一员,随后奉命南下广西崇左,参加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,并荣立三等功。一人当兵,全家光荣,在老屋的门楣上,至今仍悬挂着政府颁发的“光荣之家”的铜匾。做一个对家庭、对国家都有用的人,是这座老屋代代相传的家训家风。姐姐出嫁后,育有一儿一女,也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,这些发生在家里的事情,被村上的邻居看作是姚家“祖坟冒青烟”的好事,这是老屋的一个奇迹。

几十年岁月蹉跎,转眼间物是人非。劳累了一生的父母先后离开了我们。老屋依旧在,1998年,哥哥牵头对有些歪斜的老屋作了改造。去年,兄弟合力又对老屋进行了维修,二次修缮都是修旧如旧。因为,在我们心里,老屋不老,老去的只是流逝的岁月,不变的是对老屋的情怀。